

第一章

蔚藍海水拍打著岩岸，激起無數浪花，在陽光下綻放出耀眼的色彩。

遙遠的東方，一列群島星羅棋布海上，其中一座島嶼上，居住著一對鯤族母子。

「娘，我回來了。」布衣少年懷抱著一筐果子，推開了木門。

他的膚色白皙，襯著一頭如墨的烏黑長髮，使得俊美的五官更為鮮明，尤其是雙唇，幾乎像塗了胭脂般紅潤，但卻未給人陰柔之感，反倒因為那雙充滿靈氣的眼睛，整個人看起來討喜可愛。身上的麻布衣衫即使沾了些灰塵，卻不損他的清麗。

「昆兒，辛苦你了。」躺在床上的婦人咳了幾聲，緩緩坐起身，似要下床。

「娘，妳不舒服就躺著，別起來了。」昆趕緊將籬筐放在桌上，奔到床邊，將體弱的母親扶了起來。

「唉，娘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等娘走了，你就離開這裡，去尋個好姑娘成親，也好為我們鯤族留個後。」

「娘，妳身子一天不好，我就不會成家，再說我才十八歲，還不急。」他不贊同的搖搖頭。

他們是上古鯤族後裔，父親早亡，全賴母親含辛茹苦把他養大，無論如何他都會好好照顧母親，就盼她早日病癒，至於其他的，他根本沒考慮過。

「昆兒真是孝順，為娘深感欣慰。」婦人不過年近四旬，但一頭秀髮早已裹著數半銀絲，臉上也爬滿了皺紋。

「娘，馬上就是妳四十歲的壽辰，妳想要什麼？」為了讓母親開心，昆笑著握住她的手詢問。

「娘什麼都不想要，只想看著你娶親，不過恐怕娘等不到這一天……要是金翅鳥的羽毛，娘也許能多活幾年，看你成家、含胎弄孫。」

「金翅鳥的羽毛？傳說中的金鵬？」昆眨了眨眼。

金翅鳥乃天地間的靈獸，雙翼一展三十六萬里轉瞬即至，速度風馳電掣，居於須彌山北方。

若是金翅鳥的羽毛能讓娘好起來，他去尋尋又有何妨？

「昆兒，你不要多想，娘只是說說而已，金翅鳥是天地靈氣孕育的神獸，豈是我們能夠尋到的？」知子莫若母，見他凝眉沉吟，昆母趕緊出言勸阻。

她也是以前聽族人說，金翅鳥是至陽至剛的神獸，若是時常佩帶牠的羽毛，可以祛除沉痾痼疾。

「孩兒明白，娘餓了吧，吃點果子果腹。」他沒有點頭，只是將一旁的果子取過來，塞到母親的手中。

「嗯，你也吃。」

「好。」

就算娘反對，他也要去找金翅鳥，這羽毛是他唯一的希望，無論如何，他都要讓娘無病無痛、長命百歲。

主意拿定，昆便開始著手準備，趁平日閒時，採集不少蔬果儲放家中，直到一切準備妥當，他才趁一個大清早，悄悄留書離去。

坐著自製的木筏，經過數天漂流，昆才到了一處岸邊。

雖然，他依著風向朝北方划行，但是途中海浪不斷，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到了何處。

「大……大哥，請問這是哪裡？」

眺望許久，才看到一艘漁船上岸，他趕緊走過去詢問。

「這裡是固原鎮，小哥是要去哪？」見他態度客氣，漁夫笑著回話。

「不知大哥可聽說過須彌山？」

「沒有。」漁夫搖搖頭。

「這樣啊……多謝大哥了。」

昆有些失望，但轉念一想便釋懷，畢竟須彌山不是尋常地方，如果這麼輕易就讓人找到，可遇不可求的金翅鳥羽毛還輪得到他嗎？

離開岸邊，他背上包袱，朝小鎮走去。

頭一次離家，聽娘說過外界的東西都要用銀子來買，可是他沒見過銀子，只好試試看包袱裡的東西能不能換點銀子。

在鎮中轉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哪換銀子，他走累了，便蹲在一邊休息。

他模樣清俊、眉目如畫，卻身著粗糙布衣，引來許多行人駐足流連，紛紛猜測他是不是哪戶富貴人家走失的書僮。

「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為什麼坐在這裡？」一個肥頭大耳的男子走到他身邊，笑咪咪的問道。

「我叫昆，這位大哥，你知道什麼地方能換銀子嗎？」天真即他見對方笑容滿面，也沒懷疑，直接道出心中所想。

「換銀子啊，我知道，不過看你這打扮，身上有值錢的東西嗎？」

「我也不知道值不值錢，大哥你幫我看看。」

昆打開懷中包袱，只見珠光閃閃，數十顆嬰兒拳頭大小的雪白珍珠展現在眾人眼前，豬頭男子小如綠豆的雙眼立刻瞪得老大。

「看你這模樣，是急著用錢吧！這些東西我要了，也算幫幫小兄弟。」豬頭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眼中滿是貪婪。

「好，那真是太感謝大哥了。」

一聽能換到銀子，昆高興地綻開笑顏，當即將包袱綁好，站起身來。

他本以為包袱中的珠子不值錢，因為這些不過是以前他在海中玩耍時，收集起來當玩具的，早知如此，出門時應該多帶一些在身上。

「你現在就和我回去取銀子。」

豬頭男子見他單純好騙，又模樣清俊，忍不住抹了抹口水，動起了歪腦筋。

「慢著，這些珍珠我全要了。」

突然，一個男子推開眾人走了出來，他體型高大，比尋常男子高出不只一顆頭，一襲剪裁合宜的藍袍襯得丰姿颯爽，金色髮絲格外閃耀奪目，長眉微挑，一雙金色眸子中透著冷峻。

高挺的鼻、絕美的唇形，所散發出來的氣質更顯出他的高貴與優雅，特別是左耳閃著炫光的火紅色耳環，又為他俊逸的相貌增添了一絲狂野不羈，引得圍觀群眾驚為天人。

「你是什麼人，敢搶本公子的東西！」豬頭男子兩眼一瞪，雙手叉腰，走到金髮男子面前，惡狠狠的叫道。

「我管你是誰，我看中的東西就是我的。」金翔看都沒看他一眼，徑直走到昆的身前。「你包袱裡的東西我全要了，這是銀票。」直接從懷中取出一大疊銀票塞到他的手中，拿起包袱就要走人。

「等等，是這位大哥先來的，所以不能賣給你。」哪知昆抓著包袱不放，又把銀票還給了他。

「你！這些東海珍珠賣給他才真是糟蹋了！」

金翔被他的舉動惹怒，濃眉一挑，聲音也拔高幾分。

王母娘娘壽辰在即，他正愁找不到賀禮，沒想到今天居然碰到難得一見的百年東海珍珠，他打算拿這些珍珠打造一頂鳳冠做賀禮，卻不料這少年居然不買他的帳。

「你知道這些珠子的來歷？」昆聞言雙眸發亮。

他一直想知道這些亮晶晶的珠子到底是什麼，可惜娘也不清楚，此時聽這位金髮大哥的意思，似乎識得這些珠子。

「東海珍珠是稀世奇珍，它比一般珍珠更晶瑩透澈、圓潤碩大。真是可笑，連東海珍珠都不認識，還敢拿出來賣？」冷哼一聲，金翔索性大方道出珠寶來歷。

「請問你要東海珍珠做什麼用？」雖然對方出言不遜，但昆依然好聲好氣的詢問。原來，這些珠子叫東海珍珠，聽娘說過一般的珍珠在凡間可做藥引，治療不少頑疾，那這東海珍珠恐怕更為珍貴，難怪自己一拿出來，他們兩位都搶著要。他雖然不知道東海珍珠到底還有什麼用處，但既然這位金髮大哥知道這些珍珠的來歷，說不定也是想買來治病？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想到體弱多病的母親，他決定還是把事情問清楚，若真是為治病救人，他定留下幾顆給他。

金翔望進他墨玉般的雙眸，一瞬間怔住了。這少年擁有一雙和他母親一樣溫柔的眼眸，莫名的讓他的怒氣一掃而空。定下神，他又恢復原本冷淡的語氣，「你管我做什麼，我自有我的用處。」他當然不會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一條小魚。打從看到昆的第一眼，他就看出這傢伙的真身，不過是條初入塵世的小呆魚罷了！

連錢財不露白的道理都不知道，還傻乎乎的把寶物展現給大家看，恐怕被人騙了還替人數銀子。

「凡事都講究先來後到，這東西是本公子先看中的，就是本公子的。」豬頭男子見殺出個程咬金，立刻衝上前，推了金髮男子一把。

「這位金髮大哥可否將你的姓名告訴我，我頭一次離家，只帶了這些，你若是不急，下次我再帶些更大的給你如何？」昆不想把局面鬧僵，主動表示。

「不用，我不要了。」大手一揮，金翔臉色鐵青。

他乃堂堂金鵬大仙，怎麼會和他斤斤計較，王母娘娘的賀禮他再想別的就是了，只是那豬頭男子竟敢對他動手動腳，他斷不會忍下這口惡氣。

「小兄弟，來和我走。」豬頭男子見金翔沒有吭聲，以為他不敢惹事，趾高氣揚的走向昆。

「我看這位金髮大哥好像急著要，能否讓幾顆給他？」昆摸索著包袱中的珍珠，以商量口吻問道。

眼前這位金髮大哥，雖然神情冷漠了些，但雙目炯炯有神，滿臉正氣，讓他油生好感。

可惜的是，他已經先答應了別人。

不知不覺，他的心已經偏向了金髮男子。

「說好了都賣我的，你可不能出爾反爾。」豬頭男子斷然拒絕。

「……」一時語塞，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人已經被豬頭男子拉走。

他回頭再望金翔一眼，卻不見其蹤影，嘆口氣，他轉回頭，心底莫名的惘然。

走了沒多久，他們便來到一座氣派的宅邸前，朱紅色的楠木大門上的匾額清楚寫著「陳府」兩字。

看來，自己剛結識的這位大哥並不是尋常人家出身……

昆正準備開口詢問，卻見大門已被豬頭男子粗魯踢開，震得他半晌說不出話來。

「本少爺回來了，人都死到哪去了！」回到自己的地盤，豬頭男子變得囂張至極。

「陳大哥，這是你的宅邸嗎？」驚嘆於宅子的美輪美奐，昆瞪大了雙眼。

「正是，你坐會，我進去拿銀票。」豬頭男子對著他，又是另一副嘴臉。

「好的，有勞陳大哥了。」昆點了點頭。

看著豬頭男子走了進去，他無聊的坐在大廳裡四下打量，漸漸被一些稀奇古怪的擺設給吸引過去。

「公子，請喝茶。」頭梳兩髻的小丫鬟端著茶杯遞到他面前。

「啊……」昆被嚇了一跳，一個轉身，差點將茶杯撞倒。

幸好，小丫鬟眼明手快，將茶杯收了回去。

「對不起。」昆低下頭，滿是的歉意。

「公子客氣了，請用茶。」

「你家公子呢？」等了半晌也不見陳公子出來，昆往裡面看了看，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他還要去找須彌山，今天已經耽誤了大半天工夫，他可不想因此延誤娘的病情。

「小婢不知。」

見問不出什麼來，坐了許久，口也有些渴，瞧茶水碧綠清潤，他二話不說便端過去，一口飲盡。

「好苦、好苦。」吐了吐舌頭，他將口中的茶水全都吐了出來。

他從未喝過茶，自然受不了茶特有的苦澀味，一張俊秀臉龐皺得像顆包子。

「呵呵，公子真有趣，茶水本來就是這個味道。」小丫鬟掩著嘴偷笑。

「不瞞妳說，我是頭一次離家，也是第一次喝這麼苦的水，倒是讓姑娘見笑了。」
昆颯一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抹去嘴角的水漬。

一抹淡淡紅暈浮上雙頰，為他俊美無瑕的臉龐增添不少生氣，小丫鬟不禁看呆了。

「小石弟，讓你久等了。」陳公子走出來，看到他這模樣也是一愣，差點將口水流出來。

「陳大哥，你來得正好，東西在這，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我還有事要先走一步。」
他趕緊將茶杯放回桌上，便要起身。

「也好，這是銀票，你收好。」

嘴上這麼說，陳公子卻上前強行將他按回椅子上，從懷中取出一個黑色荷包塞到他手中，握著他的手半晌不放。

「陳大哥，你這是幹什麼？」臉色一寒，再遲鈍，昆也明白對方在調戲自己。

「沒什麼、沒什麼，我是怕你拿不穩，幫你收好而已。」收回色迷迷的目光，陳公子稍稍退開。

「嗯，我先告辭了。」昆也沒有打開荷包，只是捏了捏，確實是厚厚一疊，便放了心。總覺得眼前這位陳公子行為不正經，但他還是強忍著心中不悅，起身道別。

「恕不遠送。」陳公子也沒阻攔。

哪知他剛起身，還沒走兩步，腦子就開始發暈，眼前景物搖晃，腳下一軟，整個人倒在地上。

失去意識前，他後悔了。他不應該隨便和陌生人走的。

無來由的，心頭突然浮現金髮男子的身影。若是當初他將珍珠賣給他，也不會發生現在這事……

「站著幹什麼，還不把他扶到本公子房裡。」陳公子叫喚著廳外的兩名家丁。

「是。」早已司空見慣的兩人立刻走進來，將人扶起。

這一幕，都被在屋頂上的金翔收入眼中。

這豬頭男子乃當地知府的獨生子，向來仗勢欺人，而且男女通吃，看上眼的便不擇手段弄到手。本來這男子不惹他也就是了，這回敢欺到他頭上來，金翔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他。

「這傻魚兒真好騙，不知道是從哪座龍宮偷跑出來的。」看著昏迷的昆被帶進去，金翔搖了搖頭。

他見過傻子，但沒見過像他這麼傻的，居然對陌生人的話深信不疑，還主動送上門。

鎮上的人都知道這知府公子是有名的色胚。這回定是見財起意，又看他模樣不俗，動了人財兩得的下流心思。

要不是玉帝有令，神族不能隨意插手凡間事，否則他早就一掌將這惡貫滿盈的傢伙就地正法。

當時看著那條笨魚被拐走了，他本不想多管閒事，但那雙動人的黑眸不知怎的佔據著他腦海，讓他無法放著他不管，便悄悄尾隨他們身後，準備伺機出手。

反正他本來就看色膽包天的陳公子不順眼，教訓他一頓也算替自己出口惡氣。

「就看在我們同為上古神族的份上，救你一次吧。」金翔喃喃自語。

「小美人，真是想死本公子了。」撫摸著昆光滑如玉的臉龐，陳公子眼中滿是淫慾。

「你……你想幹什麼？」已經轉醒的昆又驚又怒，四肢卻動彈不得，急得他滿頭大汗。

「你說本公子要幹麼？」

才瞬間工夫，陳公子便已解開他的衣衫，將半裸的他抱在懷中又親又摸。

「放開我！」昆氣得血氣直往腦門沖，雙眸中盡是怒火。

原來，這陳公子不是什麼好人，自己太傻了，輕易就中了圈套！

後悔莫及，見著埋在自己胸前一陣亂啃的陳公子漸漸往下摸去，昆噁心得想吐，真恨不得一拳打死對方。

「小美人，本公子馬上就讓你欲仙欲死。」被美色迷昏頭，陳公子淫笑著，放開他起身，打算先除去自己的衣物。

趁這空檔，昆咬牙扶著床坐起，跌跌撞撞的朝門口跑去。

「看你往哪跑！」大吼一聲，陳公子立刻追了上來。

眼看房門就在眼前，昆腳下一軟，竟被拖了回去，硬行壓到床上。

「真是不聽話，自討苦吃。」陳公子淫笑著，將手中的黑色藥丸往他口中塞去。鼻間滿是藥丸刺鼻的味道，昆皺起眉頭，抵緊雙唇，拚命的扭動掙扎。

「唔……」

最後，陳公子將他的鼻子掐住，他被迫張開嘴，待他發現有異物進入嘴中，已經來不及將嘴闔上。

昆頓時萬念俱灰。雖然不知道他給自己吞下什麼，但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果然沒多久，一股熱流從小腹湧起，漫向四肢百骸，他感到燥熱難當，白皙的肌膚浮現出淡淡粉色。

衣衫半解，風情無限，溫潤如玉的眸中盈滿點點水光……

「小美人，我來了。」陳公子見了他這般模樣，忍不住低吼一聲，撲了上來。

昆只覺得全身無力，體內像有一把火在燒，連咬舌自盡的力氣都沒有，只得閉上雙眼，悔恨的淚水從眼角緩緩滑落。

「什麼人？」

正欲逞獸慾的大色胚一聲大叫之後，昆感到壓在身上的重量一輕，他趕緊睜開雙眸，一抹熟悉的金黃映入眼簾，讓他又驚又喜。

是前不久見過的金髮大哥！

他有救了！

昆有些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眨了幾下眼，見金髮男子並沒有消失，正將陳公子踩在腳下，這才撫著胸口大大鬆了口氣。

「還不穿上衣服。」收起驚豔的目光，金翔尷尬的將散落在地的衣裳丟給他。

方才在大街上，注意力全放在東海珍珠之上，沒仔細看這少年的樣貌，金翔這會

不禁被無預警閃入眼簾的美景撼動……

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眉如墨畫、唇若桃瓣、目如秋波。

特別是那雙溫柔似水的澄澈秋眸，正滿懷感激的凝視著他，讓他心頭莫名一跳，金翔趕緊別開頭，收斂心神。

也難怪陳公子想侵犯他，這條傻乎乎的小魚著實美貌無雙，恐怕連觀音座下的童子也不比他俊美。

「大哥，我……我沒力氣穿。」喘息幾聲，慌亂不已的昆兩腿發抖，怎麼也坐不起來。

「真是沒用。」濃眉緊蹙，嘴上雖是責備，但金翔還是一腳將陳公子踢開，走到床邊。

「謝謝。」紅著臉，默默看著對方幫他將衣裳穿上，昆心頭滿是感激。

這金髮大哥真是好人，不僅幫他趕走壞人，還幫他穿衣，這份恩情，無論如何他都不會忘記！

可惜東海珍珠全被壞人拿去了，否則就能送給他答謝救命之恩！

金翔手忙腳亂地替昆穿上衣衫，一雙金眸從頭到尾不敢亂瞄，心中不停唸著清心咒。

「好了，拿好你的東西就走吧。」

將陳公子打昏後，金翔又不客氣的補上幾腳，再從床頭的樟木箱中找出昆的包袱，塞到他的懷中。

「這是……」微微一愣，抱著包袱，昆不知道如何是好。

「別說話，有人來了。」聽到外頭有動靜，金翔用手示意他噤聲。

他可不想把事情鬧大，已經教訓過陳公子，眼下也是時候走人了。

「少爺，老爺回來了，叫您過去一趟。」

片刻，門外響起家丁的叫喚聲，金翔眸子一眯，二話不說，將昆從床上抱起，跳出窗外，躍上屋頂朝東邊奔去。

「金髮大哥，放我下來。」昆顫抖的聲音中透著股驚喘。

金翔低頭望去，只見昆的臉上紅暈密布，身子也燙得嚇人。

「他不會對你下了春藥吧？」他皺眉道。

「我、我也不知道，他給我吃了顆黑色藥丸，吞下沒多久，我就感到好熱好熱……」

昆不停喘著氣，眼神有些迷亂。

金翔沒有說話，也沒有放開他，只是更蹙緊眉頭，一路往前奔行。

第二章

「嗚……大哥放我下來，我真的不行了。」十指緊緊抓住金翔的衣襟，昆渾身抖個不停。

從來沒有如此難受過，像被火炙烤著一般。他是魚，最怕火了，這從體內莫名產生的灼熱，讓他痛苦得想在地上打滾。

「忍著！」低喝一聲，金翔摸了摸他的額頭，確實燙得嚇人。

腳下加快了速度，直到花街的一處青樓前，他才停了下來。

站在門口迎客的眾女，見來了兩位美男子，紛紛湧了上來，拉著他們就要往裡頭走。

「不、不要，我不要進去……」撲鼻而來的脂粉味讓昆忍不住打了幾個噴嚏，臉色由紅轉白。

好噁心的味道，好想吐，打死他也不要進去！

他從未接近過娘以外的女子，沒想到外界的女子居然如此放浪形骸，太可怕了……

「真是麻煩。」皺起眉頭，金翔不高興的抿唇。

他也不喜歡來這種地方，誰讓這條笨魚著了人家的道，他才想讓煙花女子幫他紓解藥力，沒想到他居然挑三揀四，不願意進去。

不過，這些女人身上的味道確實是濃了些。金翔自己也受不了的扭過頭，咳了幾聲。

「水……」昆在金翔懷中顫抖著，意識已經模糊，看不清眼前事物。

「喂，你沒事吧？」

拍打著他的臉頰，見他抬眼望著自己，眼神卻是一片渙散，哪還有先前靈動的神采。

嘆了口氣，金翔還是推開眾女，往外走去。

如今藥力上湧，昆只覺得頭昏腦脹，強烈的熱浪襲來，他抵抗不住便昏死過去……待他再度醒來，卻不再感到燥熱，趕緊睜開雙眼，結果發現自己居然趴在海邊，冰冷的海水漫過他的身子，將那些燥熱感全部帶走。

「醒了？」冷漠男聲從頭頂響起，他慌忙坐了起來。

「我這是怎麼了？」腦海中一片空白，昆努力揉著頭，想釐清狀況。

「你中了春藥，又不願意去青樓，我只好把你丟進海裡。」金翔一句話就將整件事情的經過交代完了。

想來可笑，昨夜離開青樓後，他抱著他轉了半天，只要一靠近青樓，這條笨魚便抓著他的衣袖不放。

感覺他的身子越來越燙，他連續拍了幾家醫館的大門求助，最後，才在一位大夫的建議下來到海邊。

「啊……我想起來了，是大哥你昨天救了我！」

昆激動的爬起來，就要向金翔道謝，卻被他一掌按入水中，猝不及防的喝了幾口海水。

「別亂動，藥力還沒過去。」

「咳、咳。」

知道金翔是一片好意，他便不再掙扎，老老實實的坐在水中，任由海水沖刷著自己。

果然，不過半盞茶工夫，那股熱浪便捲土重來，一波接著一波，是乾脆平躺下來，全身都浸入海水中，可卻依然解決不了問題，熱火燒得他渾身難受。

他胡亂脫去濕衣，直到身上不著寸縷才舒服了些，盡情的暢游在海水中，彷彿回

到了家裡一般，自由暢快。

「你要是堅持不住，我再送你去青樓吧？」半天沒見他浮上來，金翔有些擔心。小笨魚應該不會淹死在大海中吧？

他難得好心救人，最後若還是死了，那他的努力豈不是徒勞

「不、不用了，我在水裡浸浸就行了。」昆趕緊從海水中露出頭來，姣好的面容嫣紅一片。

金髮大哥對他真好，不僅救了他，還幫他紓解藥力，他有股衝動想認他做大哥，就不知道對方是否會嫌棄他太笨……

「你有什麼不適就叫我，我叫金翔。」他鬆了口氣坐到岸邊的大石上，冰冷的面容漾開一抹微笑，宛若陽光破開陰霾般耀眼逼人。

本來救他，有泰半是因他有雙神似自己過世母親的眼眸，不過瞧著他沒心機的笑容，金翔突然覺得這條小笨魚其實還滿可愛的，讓他不自覺地就想照顧、保護對方。

「好的，金大哥。」昆露齒一笑，心情好了許多。

在海邊游了許久，依然覺得心煩意亂，兩腿之間的構造明顯與往常不同，高高聳立，硬得發脹，他用手摸了幾次，情況稍稍好轉，卻又怕被坐在岸上的金翔看到，索性朝海中游去。

他不知道的是，金翔天生有一對火眼金睛，不管他到哪，金翔只要想，都能看到。擔心他在海中出意外，金翔的目光一直追隨著他，他的一舉一動自然也落入金翔眼中。

開始，金翔只是覺得有趣，忍不住多看了幾眼，哪知看著看著，便口乾舌燥起來。面容秀雅的昆閉著雙眼漂浮在海上，一頭黑髮四散，修長如玉的手指交握在腿間，包裹住粉色的玉莖，緩緩搓揉。

笨拙青澀的動作，將金翔的注意力全吸引了過去，不禁大嘆這條小魚真是單純得要命！

許久，他才喘息著將藥力發洩出來，全身無力的漸漸朝海底沉去，待他發現不對勁的時候，腳踝已經被海草纏住。

若是平時，這些海草對他來說不算什麼，可眼下他渾身疲軟、使不上力，手忙腳亂之下，海草纏得他更緊了。

「救、救命啊……」不得已，他張嘴大聲呼救。

他可不想成為第一條淹死在海中的魚！

雖然他真身是魚，但自小就化身為人，在海底待太久也要浮上去換氣的。

「笨魚，才眨眼工夫，你就給我惹事。」金翔沒好氣的低罵一聲。

連衣裳都沒脫，他匆匆躍入海中，將水草扯開，把幾近虛脫的昆給拖出水面。

「我救你，不是要你送掉自己的小命。」抹去臉上的海水，金色長髮凌亂貼在臉上，金翔的模樣有些狼狽。

看來他還真是惹上麻煩了，這小魚笨得可以，連在最熟悉的大海都能出事。

「對不起，金大哥。」昆羞愧的低下頭。

他怎麼總是在金大哥面前出醜，一次也就算了，連著幾次下來，他都恨不得挖個地洞將自己埋了……不過金大哥真神奇，他離海邊可是有好一段距離，他居然還能知道自己有危險，還馬上趕來救他。

「起來，穿衣裳。」看著赤裸裸的昆，金翔臉上浮現可疑的紅暈。

說來也怪，活了數百年，形形色色的女子也見了不少，他從不曾臉紅過，沒想到今日只是看到一個青澀少年的身子，就心頭狂跳……

「啊……」昆想起自己正一絲不掛，低叫一聲，難怪他總覺得有些冷。左看右看，卻發現海水不知道將他的衣裳沖到哪裡去了，只好可憐兮兮的望著金翔，身子在風中瑟瑟發抖。

「拿去。」嘴角抽動一下，金翔還是脫下外袍罩到昆的身上，由於他身材高大，套著他袍子的昆，就像是小孩偷穿了大人的衣裳一樣，模樣著實有些可笑。

「金大哥……」昆期期艾艾，小心翼翼的走上前，臉蛋漲得通紅。

「什麼事？」金翔的眉頭皺成川字，有些不耐。

也不知道倒了什麼大楣，自從認識這條小魚後，就麻煩不斷，偏偏看到他有難，又無法放下他不管！

「你……你的頭上有隻螃蟹。」說完，昆忍不住捧腹大笑。

原來，金翔急於上岸，沒注意到頭上多了一物，現在那隻巴掌大小的螃蟹正盤踞在他頭頂上，耀武揚威的揮舞著雙鉗。

「……」聞言，金翔微微一怔，立刻揮手將螃蟹甩在地上，板起臉孔，狠狠的踩了兩腳。

「哈哈……」低笑幾聲，見金翔的臉色不太好看，昆趕緊收斂笑意，假意咳了幾聲。

見昆已經沒事，金翔也不打算再留下來，轉身就要走人。

「金大哥，你等等。」昆回頭看見地上的包袱，馬上追了上去。

「又有什麼事？」眉頭皺得死緊，都快能夾死蚊子。

「這個你拿著，就算昆答謝你的救命大恩。」昆飛快的將包袱塞到他的手中，轉身就跑了。

待他回過神來，早已不見昆的蹤影。

「這小笨魚倒是幫了個大忙，省了我不少事，看來偶爾做好事也會有好報。」金翔冷酷的臉上漸漸的浮現一絲笑意。

半月後，金翔再度出現在小鎮上，此時的他心情舒暢，臉上也沒了一貫的冰冷，整個人喜上眉梢，不似平日那般難以親近。

那些東海珍珠真是好寶貝，顆顆色澤飽滿、晶瑩剔透，雖然在煉製鳳冠的過程中損失了幾顆，但大部份都成功了，看到自己辛苦許久的作品，他是滿意極了。按照慣例，他來到鎮上最大的酒樓—醉仙樓，樓中遠近馳名的女兒紅是他的最愛，每次來到這鎮上，他總要喝上幾罇。

不過今日倒是有些奇怪，醉仙樓門口多了些妙齡少女，小家碧玉、大家閨秀，甚

至連十來歲的小丫頭也一起湊熱鬧。

「快看，就這是小哥。」

「真俊啊！」

「他對我笑了，不會是對我……」

眾女全都紅著臉，擠成一團，把醉仙樓的大門堵得水洩不通。

撥開人潮，金翔正準備跨門而入，哪知一抬頭，便被熟悉的面孔給震得說不出話來。

那站在酒門口，含笑招呼客人的店小二，不是那條傻里傻氣的小魚又是誰。

難怪這裡人山人海，原來都是來看他的……

「金大哥，你也來醉仙樓用餐啊？」昆也看到了他，笑呵呵的跑過來，和他打招呼。

俊秀的臉龐上佈滿細細汗珠，白皙肌膚上多了一抹淡紅，笑容可掬的他更是引來眾人一陣尖叫。

「你怎麼在這裡？」金翔有些詫異。

他以為這條笨魚見識過人心險惡後，應該乖乖回老家去了。

「我身上沒銀子，有次在醉仙樓吃飯付不起帳，掌櫃見我可憐，就讓我在這裡當店小二還債。」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後腦勺，昆靦腆的笑了。

說來都怪自己粗心大意，居然將裝銀票的荷包給弄丟，才鬧出吃霸王餐的糗事。他哪知道，就算荷包不丟，他也付不起一頓飯錢，因為陳公子給他的荷包裡裝的，根本就不是銀票，而是尋常的白紙！

「這事該怪我，來，這些你拿著。」弄清事由後，金翔連忙掏出一疊銀票。

他倒忘了小魚本來就是拿珍珠換銀子，自己也沒給他銀票就將珍珠收下，他這幾天沒餓死也算是奇蹟了。

不過，這小魚也太呆，他沒給銀子，他不知道開口要嗎？

「不，我不能拿你的錢。」頭搖得像波浪鼓，昆說什麼也不肯接。

「拿著，就當是我買你珍珠的錢。」金翔硬將銀票往他手裡塞。

「那就更不行了，那些珍珠是為了報答金大哥的救命恩情，哪有再收你銀票的道理。」

兩人就在醉仙樓門口推來推去，本來他們相貌俊美就易引人注意，再加上金翔那一頭耀眼的金髮實在過於醒目，路過的行人無不駐足流連。

「金大哥，大家都看著我們，有話進去再說吧。」

突然發現身邊好多人指指點點，側頭一看，更被黑壓壓的人群嚇了一跳，向來臉皮薄的昆瞬間紅了半張臉。

「也好，就去樓上的雅間。」也不想被眾人注視，金翔將銀票收了回去，拉著昆往樓上走去。

「金大哥，不行的，我還要招呼客人。」昆為難的推拒著。

「我就是客人，你招呼我就行了。」懶得和他多爭辯，金翔抓著他的手就往樓上跑。

來不及再說什麼，昆已經被他強行拖了上去，身在精緻的雅間，驚嘆著奢華的擺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坐。」金翔不多廢話，直接命令。

「金大哥，下面還有客人……」笑得很勉強，昆不斷瞄著門外，不敢坐下去。昆是個實心眼，要他放著活不幹，在這裡混水摸魚，他感到很為難。

「你把這些銀票拿著，不要再待在這裡。」金翔又掏出銀票擺到他的面前。

「不行的，我留在醉仙樓還有其他的事。」

其實，當了十幾日的店小二，他早已將飯錢還清，不願意離去，也是另有隱情——他發現醉仙樓的客人，許多都是從外地來的商賈，因此只要得空，他便去向客人打聽須彌山的位置，可惜的是，到今天也沒個頭緒。

「你還有什麼事，說來我聽聽。」好奇心起，金翔決定幫幫他。

「不知道金大哥可聽說過須彌山？」眸子一亮，昆打起了精神。

金大哥這等奇特的樣貌，身世定是不凡，說不定知道金翅鳥的所在！

「你找須彌山要做什麼？」聞言，金翔臉色一寒，金眸也冷了幾分。

這小魚不會有什麼非份之想吧，須彌山可是他們金翅鳥一族的居所，這小魚去哪幹麼？難道他已經看出自己的真實身份，一直以來都是在演戲欺騙自己？

可是望著昆清澈如水的眸子，他又覺得不像……

「其實，我是要……」昆正要回答，卻被一人打斷。

「阿昆，你怎麼跑到雅間來了，還不下去招呼客人？」四旬左右的圓臉男子衝了進來，二話不說就要把他往外拉。

「掌櫃，我這就下去。」昆滿是歉意地低下頭。

「快點，今天生意出奇的好，阿三他們都忙不過來了，你還在這裡給我打混。」掌櫃劈頭又是一陣碎碎唸。

「等等！」金翔有些不悅，大喝一聲。

「客倌，真是對不住，這小二剛來不懂規矩，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諒他這一回。」以為是昆做了什麼惹惱客人，掌櫃一愣，立刻堆起笑臉。

「你要拉我弟弟去哪？」冷冷的開了口，他就是看不慣昆被人欺負。

小笨魚也太好說話，被人呼來喝去的，居然一點脾氣都沒有，而且還不懂得為自己辯解。

「客倌，請問哪位是您弟弟？」掌櫃傻了眼，抓著昆的手一直沒有放開。

「就是被你抓著的那位。」金翔濃眉一挑，不怒自威，那股氣勢壓得掌櫃半晌說不出話來。

沒等掌櫃反應，他大手一伸，將昆撈了回來，拽到自己的身後。

拉了拉金翔的衣袖，昆笑著說：「金大哥，不要為難掌櫃，你先在雅間用餐，等晚上我們再聊，好嗎？」

雖然尋找金翅鳥的羽毛很重要，但既然他在酒樓當差，總得先把份內事做好。

「算了，你喜歡怎樣就怎樣。」覺得自己好像多事了，金翔快快的轉身坐了回去。難得他這麼關照一個人，這小笨魚居然不領情，到底這醉仙樓有什麼魅力讓他一

定要留在這裡，難道和須彌山有關？想到這小魚剛剛問他的問題，金翔微微凝眉。

「金大哥，我先下去了。」

揮了下手，昆趕緊朝樓下跑去，掌櫃也連連賠不是，跟著下去了。

金翔則一邊喝著女兒紅，一邊朝樓下望去，看著昆忙碌的進進出出。

向晚的餘暉灑在他身上，為他清秀的臉龐鍍上一層淡淡金光，他雖然累得滿頭大汗，卻笑得格外燦爛。

金翔一時間竟移不開視線。

「讓開，你們都讓開。」

突然，醉仙樓內衝進幾名捕快，凶神惡煞的模樣，把正在用餐的客人著實嚇得不輕。

「幾位大人到我們醉仙樓來有何要事？」掌櫃趕緊出面，從懷中拿出一錠銀子，塞到為首的捕快手中。

捕快看了眼掌櫃，毫不客氣的將銀子塞入懷中。

「知府大人的公子被刺之凶手尚未捉到，大人有令，從今日起封城，所有人都不得任意出城。」

「陳公子遇刺的凶手至今仍未落網」掌櫃驚叫一聲，心中卻暗叫大快人心。

那知府公子無惡不作，魚肉鄉里，之前聽說他遇刺，眾人都撫掌稱快！

「正是，公子到現在還昏迷不醒呢，大人發怒，命我們務必找出真凶。」

「原來如此，幾位大人辛苦了，不如進來喝杯酒吧。」

「不了，我們還要去其他地方巡城，你最近可見過什麼可疑外地人，尤其是樣貌俊美的少年？」

「沒有、沒有，如果有那樣的人，老夫一定印象深刻。」掌櫃趕緊擺擺手，一雙眼卻朝昆的地方望去。

昆將他們的對話聽了大半，再瞧掌櫃一直朝他使眼色，當下不敢遲疑，趕緊低下頭，往後院走去。

坐在樓上的金翔發現不對勁，起身一躍，跟在昆的身後。

「昆，你這是要去哪？」他開口叫住了他。

「金大哥，你快走，他們是為了陳公子的事來找我的。」匆忙換下店小二的服裝，昆眼中滿是焦急。

「怕什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金翔冷哼一聲。

「話雖如此，可他們人多勢眾，我不想連累你。」眼中浮現隱隱水光，昆急得滿頭大汗。

金大哥是好人，幫了他好幾次，這次的事是他自己惹出來的，真的不想再將他牽連進去。

「笨小子，是我打傷他的，怎麼會是你連累我？」大手揉了揉昆的頭，金翔的口氣甚是不快。

打傷又如何，沒打死就不錯了，若是這群官差敢惹他，他不保證下次動手，不會一個不小心，要了陳色胚的小命。

「但你也是為了救我才動手的。」

在他眼中，金翔不過是個凡人，怎麼可能鬥得過官府？想到這，更加憂心忡忡。

「別為我擔心，他們奈何不了我的。」心頭盈滿暖意，金翔嘴角微微揚起。

他可是堂堂的金鵬大仙，不信幾個凡人能拿他如何！

倒是這小魚一心為他著想，是個心地善良的好孩子，而且又極有他的緣，若有機會認他做義弟，也未嘗不可……

「那我們先走，別給醉仙樓添麻煩。」

金翔欣然應允，臨走前，一計浮上心頭，他便拉住昆問：「你想不想好好教訓姓陳的？」

當初急於救人，留了陳色胚一條小命，現在正好可以為昆討回公道來。

「金大哥，你有什麼好辦法？」雙眼熠熠發光，昆顯然對他的話非常感興趣。

那種壞蛋不好好教訓一頓，天曉得以後還有多少人會受害。

「知府公子不是傷重一直沒有醒嗎？」

「是啊，我剛才聽捕快也是這樣說的。」昆連忙點了點頭。

「所以……接下來你按我說的去做就行了。」胸有成竹，金翔高傲的仰起頭。

Crescent